

深海魚

「你不要成為光，該藏得深一些，會在黑暗中徘徊的，都是怕亮的人。」—陳繁齊《現實》

微涼初秋，我身上蓋著淺綠米白格紋相間的厚實秋被，被床與棉被柔軟地包裹著，卻翻來覆去，無法入眠，樓下搬來了合租的新房客們，每天都是越夜越美麗，房間隔音不怎麼好，但因為聽不清談話內容，傳到耳裡就融成像蚊子般固定頻率的「嗡嗡」聲，我本來就淺眠，自從他們搬來後更沒睡過幾天好覺，我翻了個身打開床頭燈，掛在牆上那幅油畫便映入眼簾，是生物學家前男友送我的生日禮物，前男友對深海生態系情有獨鍾。那幅畫很單調，就是一隻深海安康魚配上墨藍素色背景，深海魚多半長得很醜，真的很醜，看到憂鬱的藍色也總讓人覺得挺鬱悶的，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沒有把這幅畫撤下來，也成了他遺留在這間屋子裡唯一的一樣物件，可能是還有什麼結沒有解開吧，或是轉成我懷念這段感情的一個媒介，總之我放任它掛在那裡。

「我們去看海好不好？」這是我和他交往的時候最常聽到的一句話，約會行程不是海生館就是海邊，我們可以在沙灘上坐上一整天，我覺得滿浪漫的，吹吹海風，讓大海的遼闊沖走生活中某些擾人的煩惱與不安的情緒，其實我後來想想，我不知道跟他在一起時的幸福感是來自跟他在一起，還是因為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海讓我拋卻了所有心煩。

多虧前男友，我現在也算是個半吊子深海魚知識王，他總是在我們一邊看海的時候，滔滔不絕地說著有關深海魚的所有故事——「深海魚是為了迴避掠食者才在白天潛藏到較深的水域的，到了夜晚就會浮上表層覓食，黎明時分再返回深水區域，就這樣日夜攝食地洄游著。牠們表皮的色素結構吸取照射到身上幾乎所有的光線，簡而言之光只要照到深海魚身上，基本上就離不開，體色比黑色還黑。」我也喜歡這些知識，但總是在這些充滿自然科學的專業描述裡穿插一些感性又無厘頭的感嘆，例如：「深海魚都長這麼醜，應該很自卑吧！難怪牠們都是『暗黑系』怪物」、「因為怕亮所以就把自己藏起來，聽起來好可憐」，前男友聽完我的這些話會摸摸我的頭，露出寵溺的笑，然後放下他艱澀難懂的科普知識，陪我天馬行空，談著擬人化過後的深海世界。

「牠們為了不被掠食把自己藏到深不可測的黑暗海底，卻也會自體發光，好誘捕獵物，這樣深海魚一邊害怕光亮又一邊依靠光亮，到底是喜歡亮還是厭惡亮呢？」

「而且明明自己也討厭光，卻又發光捕食無辜的獵物。」我的口吻有點戲謔，前男友卻認真了起來：「我也不知道。可能都有吧。」我回應：「不過不管怎麼樣，牠們成功適應了黑暗，也找到了生存的方式。」他並沒有順著我的話題，反而停留在上一句話，「深海魚怕的應該不是亮，是亮帶來的危險，牠們適應不了普通魚類賴以生存的陽光，對牠們來說反而是種危機。」

「嗡嗡—」樓下房客的嬉鬧聲又出現了，不小心走進時光長廊的我被噪音聲響拉回現實，我盯著眼前的安康魚，牠的巨口、利齒、凸眼、觸手和辨別不清的皮膚色澤，不討喜的樣貌看著讓人怵目驚心，我別過頭，一抹月光透過窗簾映照進屋，

「深海魚就是這樣連這麼微弱的光線都無法擁有地活著嗎？」那個瞬間我忽然沒來由地同情起牠們，同情牠們害怕光亮卻又需要光亮的矛盾，深海魚其實也很想擁抱陽光吧，只是適應不了所以演化出不需要光的樣子，其實人也是這樣的吧，在害怕受傷的時候也讓別人受傷了，明明渴望光亮卻又害怕時刻被照耀，於是洄游般的若即若離，但獵物也是心甘情願撞上光亮才被捕食的，沒有被吸引的話就不會受傷了。深海魚儘管身處黑暗，但對獵物們來說，牠依舊是牠們世界裡唯一的光。

「我們去看海好不好？」這句話，這一次，換我想說了。